

前綫叢書之二



亞力山大·蘇伏洛夫

新華書店冀中支店翻印

43

37

目 錄

關於蘇伏洛夫

文記譯

亞力山大·蘇伏洛夫

季愚譯

人民英雄蘇伏洛夫

文記譯

封面畫

伊凡諾夫

謝爾蓋葉夫·青斯基著「人民英雄」

關於蘇伏洛夫

◆ ◆ ◆ 『蘇伏洛夫是第一個人將軍』 ◆ ◆ ◆
◆ ◆ ◆ ，——這要比元帥更高。 ◆ ◆ ◆

關於蘇伏洛夫，可以用論史維亞多斯拉夫的話論他：『行走輕捷像獅子……他的軍人也是這樣』。『蘇伏洛夫式攀越』，『蘇伏洛夫式強行軍』已經進入普通用語。

蘇伏洛夫有他自己的語言，很形象化的，俄羅斯軍人十分瞭解的語言，他把俄羅斯軍人稱為『神奇勇士』。在葉璽莎維達朝內他——他們對德國人作戰，在葉卡吉林娜朝內對土耳其人作戰，在巴維爾朝內在意大利對法國人作戰，一仗都沒有輸過。

他歡喜自己說自己：『我是兵士』，確實他一生都是兵士，一個在習氣方面很普通的兵士。他設法並且做到使神奇勇士的軍裝簡單而便利。他說：『兵士的衣服應該這樣：一起來就預備好』。

直到現在，在阿爾卑斯山還給旅行者看『蘇伏洛夫道路』，除了俄軍之外，任何軍隊不能在這條路上通過，——一切軍事專

家」意見都是這樣。『忍飢耐寒和一切兵士的需要』，『假使不覺得不好，那末你要知道，敵人更糟』，『自己可死，同伴要救』，——這都是蘇伏洛夫的遺言。在他手下，每一個俄國軍人都『知道自己的運動』，那就是蘇伏洛夫非但產成了像庫杜波夫、巴格拉基翁、米洛拉陀維赤、賴亦夫斯基、葉爾木洛夫等這樣的將軍，並且也有許多兵團裡的許多兵士，當俄羅斯人民於一八一二年需要反擊拿破崙軍隊侵略的時候，他們也會嶄露頭角。

六十一萬的拿破崙大軍，在那時說起來是空前的。看來，它充分能够在極短時期踏碎俄羅斯的兵力。但是它自己却在極短時期被踏碎和消滅了。

那時成為英雄的不僅是俄兵和民兵，而且也是對敵展開游擊戰爭的全體人民。

莫斯科城下 鮑洛第諾之戰，打敗了拿破崙，——這是整個十九世紀空前的戰事。過了四十年，俄羅斯陸軍、俄羅斯水兵在抵禦歐洲四國的進攻，保衛急急忙忙的西伐斯托波爾幾經一年之久的時候，又向世界顯示了這一『無敵的權利』。

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之戰是武裝干涉者以極大規模所開始的，但由於黑海艦隊水手和步兵的頑強保衛西伐斯托波爾，戰事限於克里米亞和阿速夫海岸的幾個城市。據那時的詩人說：

……鏖戰殘殺繼續了有十一個月，

這整整十一個月的光陰，

保護着俄羅斯，天神似的堡壘，

抑罪了它勇敢的子民，

戰士們從鋼和鐵裡鍛鍊出世，

成長着成長着勇士之軍，

他們似乎知道，他們要去赴死，

並且知道，死得多麼神！

又過了二十年，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爲解放巴爾幹斯拉夫人的戰爭裡，俄羅斯軍人堅強地『忍耐飢寒和兵士的一切需要』。

蘇伏洛夫所率領的軍隊既在冬天完成了空前的阿爾卑斯山翻越，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之戰，也是在冬天，俄羅斯人又帶戰帶走的越過了巴爾幹山嶺。

在內戰時期，俄羅斯軍人的頑強性更以特別的力量和明朗性表現出來，那時還沒有充分軍器和軍裝的英勇紅軍，擊潰了穿着和訓練良好的，充分配備着技術，食物和彈藥的白衛軍和十四國武裝干涉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勇的紅軍擊敗了希特勒德國，連德國官方的報紙都不得不承認說，紅軍能在一切其他歐洲各國軍隊的兵士認爲不可能那種條件之下進行戰爭。

蘇伏洛夫神奇勇士的子孫是配得上祖輩的。

（文記譯）

格黎高里也夫：

亞力山大·蘇伏洛夫



蘇 伏 洛 夫

小 兵

一千七百四十二年秋初，亞布拉木·比特羅維契·漢尼巴爾，『大彼得的黑人』（註：大彼得的黑人，是俄國白大特人普希金的外曾祖父。）突然來到華西里·伊凡諾維契·蘇伏羅夫的領地。

按照年齡和軍齡，華西里·伊凡諾維契·蘇伏羅夫比亞布拉木·比特諾維契年青些。在彼得大帝接受進貢給他的黑人亞布拉木的時候，發現他還聰明，就把他登記在近衛團，作為他自己的學童。後來送他到法國去學習工程學；在漢尼巴爾從巴黎回來的時候，彼得便命令他去訓練青年近衛軍的工程技術。向漢尼巴爾學習的還有華西里·伊凡諾維契·蘇伏羅夫。

黑將軍的到來，在華西里·伊凡諾維契·蘇伏羅夫的家中，引起了快樂的騷擾，女主人亞美道姬雅·華西里葉夫娜忙着打扮自己，打扮兒子亞力山大·蘇伏羅夫和女兒安魯式伽；男主人看見了穿着將軍制服的朋友和教師，則很快樂。

『你的兒子登記在那一個團裡？是在你的近衛團裡麼？』黑將軍向着老蘇伏羅夫。

『那一個團也不是。』

『怎麼搞的？你就誤了這麼多的時間啦！他的同年已經作伍長了。』

『不是我的錯。他生出來身體就不好。我本來打算立刻把他登記在你的團裡的，只是母親阻擋着。我也想過：忙甚麼？等一等吧，他也許長不大的。過了年吧，正好上頭的命令下來，說是團裡不準登記小孩子了。亞力山大的同年十二歲就作了伍長，但是他在我們這兒還是一個未成年的人呢……只怪他自己……』

亞美道姬雅·華西里葉夫娜牽着兒子的手出現在門裡。

他要在門欄上，翻過眼皮瞞着黑將軍。母親給亞力山大穿上新縫的釘着金鈕扣的很合身的哥薩克外套。一個長着亮晶晶的，稍微凸出眼睛的大腦袋，從軍裝的大袖子裡的瘦小的頸子上露了出來，無論母親怎樣用香油抹擦着兒子的頭髮，但是亞力山大的額頭上仍舊起一坳粗硬的頭髮。小孩子已經滿了十二歲，但是照身材說來，還不能這樣說，看去只有九歲的樣子。

注視着客人，亞力山大恭恭敬敬的一鞠躬；漢尼巴爾微笑着。

『瞧瞧我們的孩子吧！』客人的微笑使得母親很難爲情，她很高興的跳了。

漢尼巴爾把小孩叫了過去，開始問他到過甚麼地方，作過甚麼事情。亞力山大回答問題，並不粗鹵。他通夜讀書，天一亮，就騎上不備鞍的馬在領地附近，從這座山坳到那座山坳的奔馳着。他騎着馬走下懸崖，游過河去，身上濕了，晒乾，再去奔馳，一直要奔馳到馬已筋疲力竭的時候。

『爲甚麼你要騎不備鞍的馬？這種馬對於騎者是最困難的呀！』

『先生我今天是漢尼巴爾哩。我率領着迦泰基的軍隊翻過河爾卑斯山去打羅馬。我的騎士們穿上獅子皮的外套，騎着不備鞍的馬奔馳着。』

從亞力山大口中，聽見他自己的同名者的名子，將軍驚訝了——那是古代司令官漢尼巴爾，迦泰基共和國的領袖。（漢尼巴爾是古代北非洲迦泰基國的大將，和羅馬打仗，連戰皆捷，攻無不取，戰無不勝，衝鋒陷陣，驍勇猛戰，當時軍中稱他爲『小獅子』。——編者註）

蓋布拉木·比特羅維契的綽號漢尼巴爾，是彼得大帝給他取的。

亞力山大的母親，微笑着，望着突然眉飛色舞起來的兒子的臉兒，說道：

『他無論怎樣也不肯相信漢尼巴爾到我們這兒來了呢。所以他不肯出來，我硬騎兒地把他拖來的。』

『你從那兒知道關於漢尼巴爾打仗的事實呢？』客人問亞力山大。

『先生，我連夜讀着關於羅馬和迦泰基打仗的書哩……』

『那麼，你願意作漢尼巴爾嗎？』

小孩子回答道：

『先生，連你一共有兩個漢尼巴爾了，不，我不願意作第三個漢尼巴爾！』

『你願意作第一個漢尼巴爾？爲了這，你應該多多了解，多多學習啊。』

『先生，請你考試我所了解的吧！』

漢尼巴爾考試了亞力山大。才知道，他稍微懂得一些法文和德文，俄文也寫得不比將軍自己差。亞力山大計算迅速，記憶力很強。他從他的小屋裡拿來一本魏璵論堡壘的小冊子，那是他父親從法文翻譯過來的。他對答如流地答覆着漢尼巴爾的問題。這本小冊子，從頭到尾他都背得爛熟。

『嗯，華西里·伊凡諾維契，』漢尼巴爾說：『假使彼得大帝聽見你的兒子的話，那麼，也許會吻他的額頭吧，讓我來替他……』

漢尼巴爾吻了亞力山大，這中間道：

『你願意當兵麼？』

『是的。』亞力山大天真的答道。

『你照照鏡子吧，英雄！』母親叫喊起來。

亞力山大對着鏡子照了照自己；從人也跟着往那兒瞧着。

『得啦，廢物！』父親咬牙切齒說着。

亞力山大對着鏡子做鬼臉。那就使他既不像自己，更不像漢尼巴爾，最後把鏡子擱開了。

『我不是那裏的人！』

他從漢尼巴爾手裡掙脫額頭，跑開了。

亞力山大的命運是被決定了的。無論母親怎樣一反對，但是

呈給依麗莎伯·彼得羅芙娜女皇陛下的請求書當天就寫好了。那上面說：『呈請允許未成年者，亞力山大·蘇伏羅夫入謝敏諾夫團充當近衛士兵。』華西里·伊凡諾維契·蘇伏羅夫的朋友，梭戈夫林是在這個團裡服務的。

團的學校

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亞力山大·蘇伏羅夫被登記在謝敏諾夫團裡，充當士兵。沒有薪金。爲着訓練，讓他在家裡住兩年。

蘇伏羅夫的父親（即華西里·伊凡諾維契·蘇伏羅夫——編者註）答應他將來在家裡親自教兒子算術，幾何，三角，軍事工程技術的原理，和外國語——使他儘可能成爲一個正規士兵。

十月間，蘇伏羅夫全家出發到莫斯科去。蘇伏羅夫全家人等入城的時候，正是一個下霜的早晨，在尼基特路近旁，離開蘇伏羅夫莫斯科的住宅不遠的地方，他們追上了他們先出發的木卡車，亞力山大所喜歡的馬，雪爾瑪克是同這個卡車一起來到的。

小孩子是從馬車裡跳出來的頭一個，父親和母親都忙着卸行李，沒有立刻抓住亞力山大。

『他在那兒？』母親驚叫道。

有人告訴她，說是亞力山大把雪爾瑪克解開，跳上不備鞍的馬就奔馳到望不見的什麼地方去了。父母親對於兒子的急躁脾氣已經是見慣不諱的了，也並不十分着急。

亞力山大全速力的跑過城市，來到波克羅夫斯基鎮的大街上。在鎮市後面，就是謝敏諾夫鄉，練兵場上，正在進行操練，指揮官們喊口令，兵士們開步走，操練槍法。

不站隊的連上的兵士們。在很長的拴馬的樁子跟前，洗刷着

高大的馬，在帶着燃燒的鼓風爐的污黑的鐵匠旁邊，有人在釘馬掌。

亞力山大趕着雪爾瑪克，向着團的接待室走去，把馬拴好，隨後便到接待室。人們允許他到團長的辦公室去。

梭戈夫林少校，坐在直對着門口的鋪上綠色呢子桌布的一張大桌子旁邊；桌子週圍，聚集着青年的軍官們。

『你好吧，勇士！』認識亞力山大的梭戈夫林，眼睛裡微笑着，說道：『是華西里·伊凡諾維契派你到團裡來的？』

『不是！少校先生，我自己來的。』

『回莫斯科來很久了嗎？』

『今天早晨，先生！』

『好！你直接到團裡來的？值得誇獎！你願意幹甚麼呢？』

『我是來服役的，少校先生。』

『你是應該從頭開始學習的，美男子，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允許你到團的學校去登記……』

梭戈夫林，把書記叫去，命令他道：

『去命令把蘇伏羅夫登記在團的學校裡作士兵——兵士班。

喂，等一等，漢尼巴爾·亞布拉木對我們講過：你，蘇伏羅夫，長於科學，要不要把你直接登記在工程班呢？』

『不要，先生，開頭是進兵士班吧！』

『就依照你自己的意思辦吧。你的同年都在那兒，那麼，你現在回家去吧……』

『不能立刻來進學校嗎？』

『立刻？好吧，有志竟成。來，把小傢伙帶進學校去！』梭戈夫林命令書記。

學校設在團的院子裡。一座最新的寬敞的一樓一底的茅舍中

書記把亞力山大引入兵士班。這兒正在上算術課。亞力山大瞧見在他自己的前面有幾隻沒有上油漆的長桌子；桌子旁邊的長椅子上，坐著學生們——這是一些穿著便服的小孩子和成年的兵士。學生們用石筆在石板上畫得嗤嗤的響，一個穿著綠色制服的教員，在桌子之間漫步著。

亞力山大，蘇伏羅夫的兵役是這樣開始的。

蘇伏羅夫有著驚人的記憶力，這使他容易通曉科學，特別是學習語言。他還能對兵士們說法文，寫法文，唸德文，說德文。後來終身繼續搞語言——研究波蘭，瑞典，芬蘭，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語言。因此，他也能用這些國家的語言解釋問題。在國的學校學習的時候，蘇伏羅夫讀了許多書。他讀書的習慣，還是在家鄉時養成的。

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一月一日，蘇伏羅夫的現役開始。他被擢昇伍長之後，便離開了在莫斯科的父親的家庭，去到彼得堡的團裡，團是一千七百四十四年遷移到那兒去。

蘇伏羅夫已經到十八歲了。

梭戈夫林是漢尼巴爾和老蘇伏羅夫的朋友，他很稱讚青年蘇伏羅夫的兵役知識和他在科學上的成就，終於用他作為自己的常務副官。這是蘇伏羅夫軍官職務的開始。

在國裡，蘇伏羅夫必須經歷兵士職務的一切困苦，在各種不同納遣派中和差使中，執行著事務上的委託；因為梭戈夫林很知道蘇伏羅夫是承繼了他父親對於公家銀錢方面的誠實而儉約的傳統，所以很高興信任他。蘇伏羅夫又必須去放哨：在倉庫旁邊，在監獄旁邊，在堡壘中和皇帝的花園中。

這時候，亞力山大給他父親的信還被保存著。他簡單的寫道：

『健康，學習，服務。蘇伏洛夫。』

謝敏諾夫團，一半是由於貴族的未成年子弟組成的，他們的綽號叫『花花公子』。他們愛吃酒食，愛打牌。自尊心既不允許蘇伏羅夫成為富有的同志們的尾巴和寄食者，他自己又沒有錢；他的父親並不富有而且很吝嗇。

團的另一半，則是由於富農的兵士組織成的。團的下面還有一個退伍軍人連，都是比特羅夫斯基戰鬥的老兵，大彼得的同年們。

他們裡頭的一個，把樸素的思想暗示給蘇伏洛夫：

『你別再聽那些『花花公子』。』兵士說：『我們，官長面前企圖，風頭，了，你呢，開風頭在兵士面前出風頭啦，到那時候，官長們就會注意你了。沙皇彼得·亞列，賽夷與又會開大炮，又會修理步槍，所以他才把土耳其人和瑞典人打敗了……』

在團裡服役的時候，蘇伏洛夫是住在他的叔父近衛衛隊人尉那兒的，老實說，不是住在兒兒，而只是過夜。因為公餘的一切空閒時間，亞力山大都是在團裏同兵士們一起消磨的。

最初，兵士們對年青的少爺有點兒『怪』，後來和他也就習慣了，而且很愛他。兵士們用他自己的童話，歌曲，和諺語酬答蘇伏羅夫關於漢尼巴爾，凱撒，和亞力山大，馬其頓的動績的故事。從兵士們關於戰爭的故事中，蘇伏羅夫認識到歷史上的司令官的光榮偉大的動績，是由他許多次戰爭的動績積累起來的。

蘇伏羅夫在父親的家裡已經唸過的書中，戰爭以它綺麗的畫面魅惑着他，似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在兵士們的故事中，戰爭則以它自己的真面目而對着蘇伏羅夫——原來他是這麼殘酷而困難的事業，它超越於個別的人物的力量之上。戰爭的動績不是依靠着個別的英雄來完成，而是依靠着武裝的人民。蘇伏羅夫明白：古代司令官之所以成為英雄不僅是由於和士兵們共同勞動，共同經歷行軍和交戰的危險，而且同樣是因為與那些了解戰爭的任

務和目的的人民在一起。

七 年 戰 爭

一千七百五十四年，蘇伏羅夫第一次獲得軍官職位，出任茵格爾曼南特步兵團中尉。這時候，蘇伏羅夫已經二十五歲了。

這幾年間，許多『花花公子』是很少通曉軍事的。一些半文盲的未成年者，作了上校。蘇伏羅夫慢慢的沿着兵役的梯子昇上去。

在團裡，蘇伏羅夫注意着管理的不良，人們揩士兵的油。蘇伏羅夫開始同這樣的竊賊鬥爭，這樣以來，軍官同僚就和他疏遠起來。人們拚命把這位熱情的軍人從團裡排擠出去，蘇伏羅夫終於奉命到諾沃戈羅傑作事務長。

這時候，歷史上著名的所謂七年戰爭開始了。普魯士國王費得烈二世企圖用征服來擴張他王朝的領土。他進行的戰爭，最初是順利的。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奧地利、法蘭西、沙克遜和瑞典一齊起來反抗普魯士；一千七百五十七年俄羅斯與普魯士的敵人聯合。

戰爭的第一年，蘇伏羅夫沒有參加現役軍，只能遠遠地注意着軍事行動。他在聖市奧齊亞担任訓練青年新兵預備營。戰爭繼續着。一千七百五十九年，裴莫爾將軍——總指揮薩爾蒂戈夫的代理人兼總領，使蘇伏羅夫和自己接近起來，委他作為他自己的常務少校。即是參謀長。

第三次出征中，俄國軍隊已經是一支很充實的，重新裝備過的，附有強大的砲兵的軍隊了。俄軍必須渡過富爾克甫爾特城郊的奧德河，向布南津堡行進。當俄軍開到奧德河的時候，情報到了，說是費得烈率領着他的軍隊逼近了。他決定阻止俄軍渡河，

而且在奧德河右岸對他作戰。

裴莫爾將軍和蘇伏羅夫騎着馬視察了富南克甫爾特附近之後，便向總指揮薩爾蒂戈夫建議：在靠近君渴爾斯道甫村的奧德河的高岸上迎擊費德烈。

提出這個地方來的時候，他們知道：當費德烈勝利的時候，對於俄軍來說就沒有退却的道路了。三條道路，俄軍只能選擇一條：要麼完全消滅，要麼可恥的投降作俘虜，要麼拚命抵抗，那麼——就會勝利。

蘇伏羅夫，他整個的戰鬥的一生，總是相信着這樣一個規則：無論何時不考慮退却。作戰命令，也就是在當前的戰場上的軍隊佈置，作戰程序也是裴莫爾和蘇伏羅夫擬定的。猶豫怯懦的，在軍中綽號叫做『小母雞』的薩爾蒂戈夫，同意他們的一切提議。

把俄軍和拉烏東指揮的強大的奧地利騎兵隊的佈置情形畫在紙上，很像大寫字母『T』字；在舊時俄國字母中，字母『T』有着『堅持』這個字的意思。

『我們堅持着是有價值的。』蘇伏羅夫說：『讓普王來試試攻打我們的陣地吧。』

八月一日的晚間，俄國軍隊在陣地上露了營，就是說，在露天下，在篝火旁邊，在戰鬥秩序中把這一夜渡過了。大清早，人們就等待着普王的進攻，認為他已經在什麼地方渡河了。

蘇伏羅夫在軍隊的左翼，在露營的篝火旁邊，在那被他于李弗良紀亞地方訓練過的士兵之間消磨了這一個晚上。

『我們已經見過敵人了，可是對你來說，明天才算是第一課。』一個士兵對蘇伏羅夫說：『我們倒要瞧瞧普王用什麼來教你哩。』

『普王也要見識新的東西！「活到老，學到老。」』蘇伏羅夫自信答道。

直到第二天早晨，普軍還是沒有出現。

普魯士國王，通過間諜打探到俄軍的佈置，於是企圖打擊俄軍以出其不意。晚上，他從左岸經過富南克甫爾特作了遼遠的迂迴；在富南克甫爾特，俄軍留下一支並不很大的守備部隊。他潛入口斯特林重砲要塞，在要塞下邊架橋，渡過奧德河，不休息地沿着河岸的道路向俄軍後方推進。

太陽出來，升起在地平線上，炎熱的清晨來臨，普王仍然沒有出現。俄軍有準備的等待着。薩爾蒂戈夫躊躇起來，而蘇伏羅夫却在狂歡，開玩笑，學公雞叫，使薩爾蒂戈夫生氣，使外國的軍官們驚訝。

只有蘇伏羅夫和蘇伏羅夫是愉快的。他們已經明白！普魯士國王處境困難了。費得烈一向是由他自己選擇一個時間和地點，拚命對敵人開戰，現在他却被迫在爲俄軍自己選擇的驕驕上作戰了。由於遼遠的迂迴就誤了時間。普王只得在俄軍佈置中找尋較薄弱的地方；這樣一來，便竄入俄軍的後方去了。但是，費得烈沒有打量到在這兒已經給他準備了袋形陣地。

普魯士國王軍隊的出征拖長了；士兵們，沿着崎嶇的道路，冒着太陽的灼熱，在無風的白晝的窒息炎熱的空氣中連續不斷的行進了十五個鐘頭，已經衰疲不堪了。當普魯士國王親身率領的帶着重砲的普軍第一縱隊到達邁爾斯道斯附近的時候，太陽已出得很高了。

靠近中午，斥候（偵察兵，編者註）到俄軍參謀部報告，說是普軍已經逼近了。

『他是打定主義要來攻打我們哩。』蘇伏羅夫對蘇伏羅夫肯定的說。

普王不肯給他的先頭部隊休息，也不想等待着他的全軍都接上，這樣就大致要耽誤整個半天。所以，他前面的都是最強的

，後面的則較弱一些。

從高處瞭望了俄軍的佈置，費得烈下命令用重砲對準左翼的砲台開火。大砲轟轟的響了。當着普魯士的大砲開始毀壞左翼的砲台的時候，俄伏羅夫却脫下帽子，喊叫道：

『烏啦！普王墜入袋形陣地啦！勝利呀！光榮呀！光榮呀！』

蘇伏羅夫之所以快樂，正因為費得烈現在侵入了被俄軍佔據的陣地。這是只能在跨過一道深邃的山谷之後才能襲擊，有着八十個砲位的俄軍砲台的，然而這件事情却不容易。

費得烈在山谷前面的森林中召集他的擲彈兵，吩咐他們去打俄軍砲台。

普軍沿着被俄軍大砲的霰彈撒播着的山谷的傾斜的山腰跑下來。許多人倒了下去。在山谷的懸崖下，霰彈是不能打中普軍的。這兒，普軍擲彈兵的巨大兵力漸漸積蓄起來；費得烈就命令他們去襲擊砲台了。

普軍瘋狂般地沿着陡峭的山谷的斜坡衝上去；從上面迎接他們的乃是霰彈和砲火。

大砲剛好來得發出一大射擊。普軍就衝上砲台，把俄國的步兵從戰壕驅逐出來。

蘇伏羅夫跳上軍隊的左翼，下命令把團向左右兩邊展開。字母『T』顛倒過來，——在它原來較弱的一端生長出强有力的兩個肩膀。

普 王 逃 走

白刃戰開始了。這次戰役分作許多個別的戰鬥。普軍跨過山谷，輪番進攻，俄國的士兵們都不用砲火還擊，而在他們密集